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五回 洪鵬程誣良為盜 湯德元負屈入監

話說陶發來至李春家內，問道：「李老兄在家麼？」卻巧李春正由衙門回來，談論這事，聽見外面有人，連忙迎了出來。問：「是那位來找？」陶發趕著上去說了來意，道：「我這兩個小主人實在冤枉，現在遭了這個橫事，就是頭翁也該知前任夏太爺的愛婿，哪知反害了他性命，他又是一個讀書人，這一來豈不要死在裡面？」李春聽他要去探監，忙道：「老哥不著急，我正為這事躊躇。你說這華家可是那閩老街華童的相公？」陶發道：「何嘗不是？可憐我老主人去歲才死，現在就遭了這事，豈不傷心？」李春跌足道：「不料這個糊塗官害了這樣好人，我實對你說，那個華大爺是我的恩人，我不是他救我一家，早沒有性命。你要進去探監，那是不能夠。你快回去安慰太太，這裡總有我代他料理，包教兩個相公沒得吃苦是了。」陶發聽他這話，仍是半信半疑，說道：「雖承頭翁如此好心，只是回去太太問道，教我拿何話說？」「你就說□年前那個上吊的李春，現在管監，他能照應相公，太太就知道了。倘裡面有什麼話說，或明日或後日，來此我告訴你是了。」陶發聽他□分懇切，只得千拜托萬拜托出來，看見天色不早，怕沒得出城，趕著一氣跑到城門口，所幸還未上鎖，他就求了門兵，放出城去。黑夜內一人跑回鎮上，到了華家門口，將交三更。只聽裡面哭聲震耳，原來陶五同兆琨進城，被捆在福壽寺內不得脫身，到了第三天，真是餓得要死，見來一個和尚，將他放走。回到鎮上，見兆璧被人捉去，知道難逃法網，又將兆琨的話說了一遍。華太太與兩位姑娘聽見，所以在此痛哭。陶發敲了好半天門，裡面方才聽見。開下門來，見是陶發，華太太連忙來問。陶發已大哭不止，說：「不好了，我家兩個相公好受苦了。這樣冤枉，性命還不知在哪裡呢？可憐他兩個被兩次夾棍，焉得不招。」說著又哭個不止。華太太見他這樣，疑惑兩個兒子已經沒命，只見望後一倒：「我的兒呀！」一聲還未喊出，已昏暈過去。陶五急道：「究竟相公怎樣了？說得不清楚，現在到底怎樣？」陶發一聽遂止了哭，上來將華太太灌醒。

兩個姑娘又言道：「你把進城的話前後說一遍再哭不遲。」陶發道：「我是急得說不出來了。」於是就慢饒的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卻是與陶五所說的差不多，惟審的時候話不同。華太太聽畢又哭個不止，還是陶發的妻子過來解勸一番，說道：「現在既遭了這事，相公還在獄內，要想法進去鋪監，方不得吃苦。」華太太道：「我是女流，從未見過這樣事件，教我從哪裡辦起？」陶發又將李春的話告訴了大眾，華太太聽了方才明白，止了哭，道：「這人果是李春，或者還有照應。從前這人住在我家間壁，那年窮得設法，在家上吊，被我知道，送了他□串大錢，方可過年，後來他就上了這門戶。但是隨後怎好？兩個人性命不能白白送死，還累湯伯伯受此冤屈。現在尚不知下落，你們要到他家去問問方好。」華太太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到了天亮，陶氏弟兄方才回去。吃過早飯，來到湯家問信，剛至門口，只見許多公差圍著一堆，內有一人牽住一個犯人，說道：「賊在哪裡，你快說來，好進去動手。」犯人道：「明明的是我們放在他大廳後面，現在如何沒得，定是他換了地方，你們何不進去搜一遍。」

眾人聽畢，就一齊轟了進去，不問清白，亂抄一氣。

但聽裡面吵嚷道：「你家丈夫做了盜首，被犯人供出，你們還不知事，難道不准進去就不查麼？」那個道：「不要睬他，將他拖過來是了。」只見又進去幾個人，先把湯太太捆起來，然後把兩個姑娘拖在半邊。湯氏弟兄欲上來攔阻，怎禁得那一班如狼似虎的差人快役，你一拳我一掌，推了過去，嘴裡罵道：「怪不得老子做強盜，連兒子俱如此可惡。」說著七手八腳，亂翻一陣，所有些衣囊首飾全行帶去，只剩了些硬器物件。一家哭個不休。眾人說道：「這些物件也不知是從何處得來，原賊既有了，我們且去回明了老爺。」說著又把犯人帶去。陶發見得清楚，那個犯人就是在堂上亂扳人的老蠻子。來至裡面，見眾人哭個不休，趕忙上前請安，將昨日在城內看見兩個相公受刑認供以及在寺被捆的話說了一遍。可憐蕙徽小姐聽見兆璧受了這樣苦楚，大約是不得活命，自己父親又不知下落：「真是天殺我也！」睡在地上亂滾亂碰。

陶發道：「他們究竟何時來的？我昨晚出城已是不早，並未見著這班人來。」湯太太道：「我們這幾天不見老爺回來，已是急得沒法了。今日飯前聽見你的妻子來說兆璧被人捉進城去，是因強盜誣扳，我想他是小孩子家，又無仇人，哪裡會有這事。正預備親自去問，到了下午時候，本坊地保就帶了許多人來將門口扎住，說你家案已破了，明早等起過賊方許出人。今日天將亮就來了，這班人將裡面東西全行搜去，這不是飛來之禍麼？究竟是誰人暗害我兩家？」陶發又把葉開泰的話說了一遍，湯太太聽了，格外悲苦，忙道：「現在惟有派人打聽究竟、老爺還是在縣裡，還是在哪裡，得個信息方好想法。」陶發道：「如在縣裡，只要未曾害命，都有人照應，只好仍是我去一趟罷。你們兩家既遭了這事，我看還要搬遠些方好，恐怕仍有人來暗算。」湯太太道：「此時也計不及此，只請你打聽個信來，隨後再說。」陶發只得又進城來，先到李春家問他昨夜監內如何光景。李春道：「你家兩個相公倒不礙事，我已派人在裡面照應。但是那位湯先生卻有些難辦呢。」陶發忙道：「我此時就為他來，現在怎麼說法？」

李春道：「昨日你走之後，老爺夜間升堂，就把他從裡面捆了出來，說他是這案內盜首。湯先生先前還要辯白，後又將他兩個弟兄提出。他見受刑重，想必是沒得供，我若不招也要吃苦，就哭了一場，招了一趟胡供，收在監內。惟有老爺現在要辦這人。」說到此處，就低低向陶發說道：「只皆是葉家的主謀，說他是個媒人，將他治死，以後方無對證，故此老爺聽了他話，教我們將他毒死。這是如何說法。」陶發一聽，趕忙跪下求道：「頭翁務必要積德，他已經家產抄盡，望留他一條性命。」說著跪在地下，哭求李春。原來這些法則皆是王活嘴出的，那日湯德元聽說堂上提兆璧來，搶頭一看，果是女婿，見他兩腿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。聽他說道岳父冤枉煞了，與其目前凌辱，不如到陰司同這一班狗官算賬，此刻就認罪。湯德元聽兆璧說免得吃苦，所以也就招了一堂胡供。

洪鵬程令收入禁內，叫李春將他治死。李春答應下來。不知湯德元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